

最新出版
绝无重版

香港
岑凯伦 著



蜜糖儿

华艺出版社

蜜 糖 儿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香港] 朱凯伦 著

藏 书 章

· 华 艺 出 版 社

中国·北京

(京)新登字 124 号

蜜 糖 儿
(香港) 岑凯伦 著
责任编辑:郑治清

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75
1993 年 11 月第一版 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869-2/I·375 定价:5.86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简 介

这是香港著名作家岑凯伦最新出版的一部浪漫爱情故事经典之作。

宁蜜糖——一个美若天仙，聪明可爱的宁家小公主。

包家乐——一个与宁蜜糖青梅竹马，才貌双全的包家大少爷。

敏哥哥——一个让宁蜜糖一见钟情的高大英俊，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

本书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他们三人身上的一段既浪漫缠绵，又苦不堪言的三角恋爱故事。

情为何物，花落谁家，到底谁将在这场三角恋爱大战中胜出，岑凯伦将会给每一位读者一个出乎预料的满意答复。

1

宁太太每年生产一次。

三个都是儿子。

但宁太太渴望的，却是个标致的女儿。

她不甘心，也不服气，但是，又怕被人说中生了四只桢脚子，凑足四个打麻将。她停了五个年头再度怀孕，三个月就做扫描，但孩子挺不合作，每次抱住睡，一直到七个月，仍然看不到是男是女。

“凭你自己的经验，有没有发觉这一胎和以前的不同？”

“有呀！我先生说，我怀这一胎最漂亮，一定是个女儿。”

医生一笑，谁都知道，宁先生十分宠爱太太，必然投其所好，作不得准。

况且，宁先生自己也非常喜欢女儿。

宁太太十月怀胎，终于生孩子了。

她第一句问：“是男是女？”

“宁太太，恭喜你，添了位小千金！”

“噢！谢谢天！”她便安然入梦去。

以后的时光，除了睡觉，一天六顿，总是抱着女儿不放手，亲个够，看个饱。

“女儿真漂亮，红红白白，像妈咪！”宁先生一手拥妻子，一手抚女儿。

十二磅的小姐脸圆圆、肥嘟嘟、嘻开小嘴，也着实可爱得交关。

“谁都不像，她是个最美的小公主！”

“是！小公主来着！”

“给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不要再‘志’什么的，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不同。”

“HONEY！老爹说女儿的名字由你作主起……”

“HONEY！你看她样子多甜！就叫她蜜糖，宁蜜糖，如何？”

“蜜糖！这名字特别，不俗气，好呀！”

“蜜糖，我的宝贝女儿……”

宁太太夫妇对这小女儿，宠爱有加。

对三个儿子的爱，自然有所分薄、疏忽。

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哥哥一定会妒忌，排挤妹妹，但相反，他们很疼这个小妹妹，谁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赶着去逗小娃娃。

*

*

*

十三岁的蜜糖，已经生就了美人儿的初模。

在物质充裕、爱心满足的环境下生长的孩子，必然是天真无邪，快乐不知愁。

幸而她并非温室里的花朵。

她健康、活泼、跳脱，笑容永远挂在嘴唇边。

她本性很娇嗲，但在三个哥哥当中长大，难免被感染到有点儿男儿气概——人爽快，不唠叨。

三哥常说：“最怕婆婆妈妈、依依哦哦的女孩子——黑白天鹅（哦）！”

那一年，大哥宁志善二十一岁；二哥宁志刚二十岁；三哥宁志辉十九岁。

加上十六岁的表哥包加乐、十八岁的表姊洪诗诗、十七岁的世兄查理士、华卡分、十六岁的世姊华贝茜、三哥几个球友……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宁家就热闹得像开嘉年华会。

除了三个哥哥，宁蜜糖和包加乐的感情最好。

两个人，出，拖拉手；进，拖拉手，家中各人一个劲说包加乐是蜜糖的男朋友。宁蜜糖显然不甚了解男朋友的定义、界限是什么，但是，她并没有反感。

蜜糖和包加乐拖手如常。

“那么说来，”宁太太哈哈笑：“加乐岂非我的未来女婿？我还未好好看过他呢！”

“最好给妈咪买备口水巾！”大哥宁志善不是常开玩笑的，今天一定是心情大好。

“不用啦！妹妹大概还剩几个……”

“加乐也未必是宁家的乘龙快婿……”

“怎么一回事？他外面还有女朋友什么的？”宁太太马上

面孔一板，摇了摇头。

“不是这回事，加乐痴心一片。是我们家的蜜糖，在外面惹来了一群‘蝴蝶’”。三哥志辉说。

“蝴蝶？”蜜糖瞪大圆眼睛，好奇到不得了：“哪儿有蝴蝶？什么颜色？美不美？好玩啊！”

“玩，就知道玩。”志辉捏妹妹的脸。

“别拿她当娃娃玩。”宁太太拉开儿子的手，心急的：“有多少只‘蝴蝶’？”

“我可不清楚，总有三四吧！妈咪你知道她多招蜂引蝶……”

“是呀！蜜糖生了张桃花脸。”宁太太拍一下手笑。

“将来的未来女婿像走马灯那样，在你身边转呀转，你看不清也分不清……”

“妈咪！”蜜糖又傻里傻气娇声问：“你什么时候买走马灯？”

大家一起哄笑。

“三哥，捉蝴蝶！”蜜糖拉住志辉的手：“哪儿有蝴蝶？”

“哈！蝴蝶最喜欢做什么？”

“采蜜！”

“你叫蜜糖，那些‘蝴蝶’就是你隔邻男校的男孩子。他们不是像蝴蝶那样喜欢追着你？”

“男孩子就是男孩子，怎会变了蝴蝶？”蜜糖惘然望住志辉。

“看来她不懂呢！”

“她还小。”

“小？她十三岁了，现在女孩子早熟，十岁就会谈情说爱了。”

“蜜糖天真无邪，不懂有什么希奇，我才不要她那么早熟！”宁太太把女儿拉过去，拥抱着她。

蜜糖就偎在母亲怀里。

“但她人聪明，高材生呢！”

“聪明和早熟是两回事，她只是对谈恋爱反应较慢。”

“我也有看爱情小说的！”蜜糖说：“表姊常买岑凯伦的小说，她喜欢拿给我看，不过，岑凯伦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十三岁不会谈恋爱。”

“妹妹，你爱不爱加乐？”

“爱呀！”

“怎样爱法？看你懂不懂恋爱。”

“我最爱妈咪爹哋，然后是大哥、二哥、三哥，之后呢？应该是加乐表哥了！”

“父母、兄长的爱是亲情，男女朋友是爱情，不同的。”宁太太捏了捏女儿的可爱脸蛋儿：“你还小，不懂没关系，等你长大些，自然会明白，知道吗？”

“知道了！”

“妈咪最担心妹妹急着嫁出去，她永远留在妈咪身边最好！”

“谁说，女大当嫁，做老姑婆？”

“哗！我们快到看电影的时候了。华卡分两兄妹怎么还没有来？”

“贝茜姐姐知道三哥请看电影，她说要打扮得漂亮些。”

“这就叫爱情，老三，贝茜爱上你呢！”志刚说。

“谢谢，免了！我像妹妹一样，还未成长。”

“那才怪呢！贵庚？你可能爱上诗诗表妹？”

“诗诗表妹爱上你！”志辉不以为然：“我根本不喜欢女孩子！”

“因为你只喜欢男孩子，你是‘基仔’！”

“你才是‘基’……”

“哗！看他多凶，满脸通红，如果你不是心里有鬼，怎会这样紧张？”

你的大头鬼！妈咪，二哥说话侮辱我！”

“志刚，你开玩笑过了火吧！又不是什么有名誉的事，这样取笑你弟弟！”宁太太薄责他。

“贝茜姐姐来啦！”蜜糖跳下地迎接华贝茜：“贝茜姐姐，你真的打扮得好漂亮！”

“是吗？怎也比不上四公主美！”贝茜望向座上各人，虽然对谁都笑着打招呼，但只在乎志辉一个：“你三哥呢？”

“三哥！他来了。”

贝茜看见志辉，笑容变得甜，在他面前转了个大圆圈：“志辉，我今天的品味如何？”

她穿一条玫瑰红皮革短裙，上面一件同色皮积克全套。

“好品味！”

“我的短靴呢？”她蹬蹬蹬的跳几下，是双玫瑰红色贴脚短皮靴。

“标致得很！”

贝茜哈哈笑：“还有这手袋，妈咪上星期才在意大利买回

来，是欧洲今年最新款、最流行的！”她把一个玫瑰色梯形手挽式的小手袋递到宁志辉的面前。

他抬起头，两秒钟之内翻翻眼，女孩子怎么这样烦，老说无聊话？欧洲流行什么手袋关他什么事，他又不会买。

“志……辉，好看不好看？”

“好看极了！”志辉压着性子：“我们继续讨论时装，还是看戏去？”

“你还未买戏票？”

“早买了，就等你和卡分。喂！卡分，你手表坏了？””志辉一转身到华卡分那儿去。

“我手表挺准的，就是等贝茜，她换衣服也换了两小时，听说换了七八套……”

“看电影罢了，又不是参加舞会。时间到了，走啦！妹妹，你坐我的汽车好吗？哈！还在嗲妈咪！”

“我已经答应坐大哥的跑车。”

“偏心鬼！”

“你载贝茜姐姐呀！”

“志辉……”贝茜追过去。

“妈咪，今晚和爹哋玩开心些。”蜜糖吻了吻母亲：“拜拜！”

“乖宝贝！”宁太太捧住女儿的脸用力一吻，“你要吃什么，买什么，告诉哥哥们，嗯！”

宁太太望着一群孩子的背影，心满意足，欢欣无限。

说到底，还是生个女儿好，看那些男孩子，一听到看电影，就箭一般的飞出去了，头都不回，只有女儿最贴心，怎不令人疼？

*

*

*

每天都有人接蜜糖下课：多半是司机、宁太太，父兄宠她，有时候是三哥，有时候是大哥和二哥……

爹哋一个月也会抽两三天到学校接她下课，逗她开心。

蜜糖走出校门口等候，一个穿白恤衫、白长裤校服，戴黑边眼镜的男孩子，一见到蜜糖，便跑到她面前，交给她一卷纸：“送给你的！”

穿这款校服的男孩子，她见过好多个，就是拐弯那间男校的学生，但从未见过他。她站定下来，翻开那卷纸一看，是一幅蜜糖的素描像。“画得不错，真有点像我。”她喃喃的说，在欣赏着。

“妹妹，喂！蜜糖！”

“三哥，你已经来了？”她赶快上车，因为那儿并非停车处。

“刚来。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

“一张素描。”蜜糖把画纸交给他：“三哥，你看像不像我？”

“七分像，已经很不错了。是那些‘蝴蝶’送的？”

“蝴蝶？啊！”蜜糖记起来了：“是那些采蜜的‘蝴蝶’！”

“你和他一定认识，否则，素描不会那么神似。”

“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见过他，一次都没有。”

“那，他画画的天份一定很高，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素描有签名的，但我看不出来，他叫什么？”

“只觉像朵花，看不清楚，艺术家就是这样。”

“可不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素描怎样交到你手上？”

“我由学校出来，他马上跑过来。把纸卷向我一塞，就走了。”

“什么样子？”

“皮肤很白，戴眼镜，很清洁，很秀……”

“秀气，是吗？”

“是，是秀气。”

“听你那么形容，他长得很不错，他有没有约会你？”

“请吃饭，看电影的？没有，他只说了一句话——送给你的！”

“其他那些‘蝴蝶’都没送东西，没约会你吗？”

“有呀！送些棉花糖、朱古力、冰淇淋，我转送给同学，约会也有……不举例了，怕烦着你，不过，一个叫小刚的，他把一张纸条塞进我的背囊内便走，原来他约我去吃自助餐，那一次我好担心。”

“担心去呢？还是不去？”

“我是决定不去的，那小刚样子好霸道，同学们都说他不像好男孩，况且我不会随便和陌生人出去吃饭。但又来不及拒绝他，他跑得像飞一样，我担心他误会我答应了，在那餐厅等我，我本想叫司机送我去餐厅，告诉他，我不和他吃饭，大哥说，若我去了，他肯让我走才怪。结果我不敢去，为他担心了一晚，不知道他一个人怎么办。”

“第二天他有没有再找你？”

“第二天他有来啊！见到我，用眼睛瞪着我，不和我打招呼。”

“他八九在生气，这么小家子气的男生，别管他！”

“三哥，为什么总有‘蝴蝶’来采我？”

“因为你漂亮，美丽的女孩子讨人喜欢。”

“其实贝茜姐姐也长得很好看，但你好像不大喜欢她。”

“不是不大喜欢，是不喜欢她！”

“她不够美丽吗？”

“美丽也没有用，那么麻烦：多说话、又爱迟到，根本没有时间观念。”

“诗诗表姐文静些，啊？……”

“女孩子都是麻烦，喜欢谈星星、月亮、多无聊！我还是喜欢男孩子，可以一起打球，多好玩！谁也不用迁就谁。”

“我也有几个很要好的女同学……”

回到家里，管家说：“四小姐，包表少爷来了！”

“是吗？”她急步跑进去，志辉替她拿书包和画卷。

“蜜糖！”包加乐迎接她：“妈叫我接你回家吃饭。”

“不去了，今天六七样功课。”

“你可以在吃饭前在我家做功课，我家厨子今天做你喜欢吃的四川茶，一整桌！”

“真的？”蜜糖咽一下口水，平时家里会煮一、两味四川菜，但弄一桌子就不会，因为宁家各人除了蜜糖，都吃不下太辣的食物：“我可以先做功课，做好功课才到你家去。”

“也可以，我和妈通个电话就行。”

蜜糖快速跑到书房，点心都不吃。包加乐静静地坐在一

旁守候她，半句话都不敢哼。

功课做好，匆匆洗澡，换下校服，穿上条粉黄裙子，和包加乐赶出门。

他们的家相距不远，乘车五分钟就到。

包加乐的家庭比较简单，一屋子就只有包加乐的祖奶奶、他爸爸和妈妈。

他是独生儿子，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加拿大。

包太太是蜜糖的大姨母，包家一家几口都疼蜜糖，所以大家心甘情愿的等她吃饭。

“糖妞！”祖奶奶笑咪咪问：“功课都做好了？”

“还欠一篇英文诗未念。”

“吃完饭我给你念。”包加乐说。

“我书都没带来。”

“没关系，反正等会儿我要送你回家。”

“你进屋一坐，吃完消夜已经很晚了，明天还要上学，我叫三哥帮我就行了。吃饭啰！大姨丈一定饿坏了。”

“他才不饿，有酒喝没饭吃有什么相干？他已经喝了两杯酒。”

“太太，我一整天才喝两小杯酒。”

“大姨丈不抽烟，不上夜总会，已经算乖了。”

“还是蜜糖好！今晚的川菜，我叫厨房给你弄的。”

“领功，臭美！”

两夫妇就爱抬杠，其实感情十分好。

一顿饭吃得开开心心。

照习惯，包加乐和蜜糖走路回家，散步可以帮助饭后消化。

遇上他们明天要上学，就由宁家司机送包加乐回家。散步去，乘车回，不会影响睡眠时间。

他们手拉手的漫步在清静、宽阔的行人道上，只偶然有两三辆车子经过。

“今晚的川菜好不好吃？”

“好吃呀！我已经两年没好好吃过川菜了，上一次是舅舅由美国回来，他请客吃过一次，记得吗？”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吃辣。蜜糖，有没有发觉今晚厨子有什么不同？”

“不同吗？我今天都没空走去问。”

“我们的厨子一向不会烧四川菜。”

“是吗？哪来一桌子四川菜？”

“我们换了新厨子。”

“为什么要换新厨子？他虽然不会烧川菜，但弄的黑椒牛柳就很好，比我家厨子还好。”

“他要回乡娶媳妇。妈妈聘请新厨子的时候，爸爸真的提醒过妈妈，新厨子一定要会烧四川菜。”

“我知道姨丈疼我。”

“谁不疼你呢？你这么聪明伶俐，祖奶奶说你甜得像糖，所以爱叫你糖妞。”

“要是我能吃就好了，糖娃娃！”蜜糖突然想起：“我忘了告诉你，今天有人送我一幅素描。”

他嘴角向下弯了弯：“又是邻校的男生，他们真无聊！”

“三哥说，素描画得很像。”

“居功啦！有没有请你吃饭、看戏？”

“没有！我甚至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大概只想替我画幅画。”

“啊！”包加乐神色没那么凝重：“如果你喜欢，我买个相架，替你镶好它。”

“也好，反正纸容易弄破。”

“你看，他明天会不会约会你？”

“谁呀！”蜜糖踏上石阶交叉脚走，包加乐在下面拖着她。

“替你画画的男生！”

“我不知道。”

“要是他真的约你呢？”

“你说我该不该去呢？”

“不要去！告诉他，你已经有了男朋友。”

“我哪有男朋友，都是‘蝴蝶’！”

“我呢？我不是吗？”

“你是我表哥嘛！”

“表哥不可以做你的男友吗？”她再度紧张兮兮。

“可以！但妈咪说我年纪太小了，暂时还不懂谈情说爱交男朋友的事。”

“将来做你的男朋友，可不可以？”

“将来？谁知道将来？”

“假设！”

“可以吧！”

“就告诉他，你将来的男朋友不喜欢，不能赴约！”